

黔山摘翠录

唐莫尧



贵州人民出版社

DZ73/19

黔山摘翠录

唐莫尧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龙光沛
封面设计 项锡黔
技术设计 荀新馨

黔山摘翠录

唐 莫尧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94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19115·714 定价 0.85元

DZ73 119

小 序

这本小集子，收集了我历年来所写的随笔、杂文、散文等五十多篇。这是一本习作集，不免有粗疏和简陋的地方。这样说，一点不为过，也不是出于自谦。事实上，它的起因是由于学习。我有一段时间从事新闻工作，一名编辑人员或记者，为了搞好本身的业务，需要学习和掌握各种文体，除新闻工作方面的体裁外，还要能写杂文和散文。在调查、采访之余，我将所见所感写成杂文和散文，一方面练了笔；另一方面也可为报社有关的版提供稿件，属于“主业”外的“附产物”，是一举两得的事。这就是本集子产生的发轫。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患病，较长时间没有写什么。本集子内收集的多数是写在七十年代以后。读书是学习，我把写文章也当成学习。古人有四时读书乐，读书对我也是乐事。读书有所得是学习的收获，能够写成文章更感到是一件乐事。本集子中多数的文章也可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

唐代诗人孟郊有诗：“天下山半黔中青，天下水半黔中鸣。”（《赠黔府王中丞楚》）唐时的黔中虽不包括现在贵州全境，但有现今贵州的一些地方。古人常用“黔中”作贵州的代称。这两句诗，也可说是

对贵州的赞语。清代诗人龚自珍有诗：“无双毕竟是家山。”（《己亥杂诗》）它道出了我的心情。本集子多数是写贵州的历史，贵州的人和事，因而名为《黔山摘翠录》。

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鼓励我出版；也感谢杨平同志为我抄写本书的稿子。

作 者

1985年12月6日

目 次

鸡坝·羊桃藤·····	(1)
陈玉璧在遵义兴办蚕丝·····	(4)
寻漏沟泉·····	(6)
船石·····	(8)
贵州“大木”北运史话·····	(10)
脆蛇·····	(13)
双骈峰与水边寨·····	(15)
赤水河上一渡夫·····	(18)
苗族的“游方”·····	(21)
璀璨明珠破土出·····	(23)
黔·乌江·黑神·····	(26)
别开生面的书·····	(29)
睦邻却是平生志·····	(32)
也谈“豺狼子”·····	(35)
顾成墓在何处? ·····	(38)
“刺梨”考·····	(41)
花溪布依族地戏溯源·····	(45)
穿明代古装的妇女·····	(48)
清代女诗人郑淑昭·····	(51)
谈贵阳的两个白龙洞·····	(54)
甲秀楼古今谈·····	(57)

“马马岩壁画”简释	(60)
黔犀	(65)
遵义酸酢肉	(68)
谈郑珍《樗茧谱》出版	(71)
苗族的“响铃舞”	(74)
“药酱”是什么食品?	(76)
古人的溶洞游兴	(78)
《刺梨考》补正	(81)
贵州的奇泉	(84)
肠旺面小史	(87)
《黔之驴》和“贵州驴子……”	(90)
黔灵山石亭	(93)
黔北包白帕的习俗	(95)
黔荔枝	(97)
“黔南”试释	(100)
王守仁谪居三事	(102)
画眉与山胡	(105)
徐霞客笔下的花溪	(108)
古人眼中的贵州山水	(110)
“老师说的……”	(113)
“不顾”与“回顾”	(116)
“特殊材料”	(119)
无题诗一首	(122)
“腿之官则……”	(124)
“谁知乌之雌雄?”	(127)

“王汝于成”的演变·····	(130)
春宵一刻值千金·····	(132)
“一见有喜”·····	(134)
释《水浒》诨名“浪里白跳”·····	(136)
桔·····	(138)
犬声如豹·····	(142)
探幽寻胜访“石谱”·····	(145)
百草坪彝族赛马节·····	(148)
找张道·····	(151)

鸡枞·羊桃藤

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些旅行贵州的游记曾提到鸡枞和羊桃藤。这些记载，不但说明贵州土特产丰富，对了解、开发和利用野生植物资源，也有一定的意义。

鸡枞，清黄元治的《黔中杂记》和檀萃的《黔囊》都提到过；以清陈鼎《黔游记》记载较详：

“鸡枞，黔中亦产……初秋生蔓草中，始奋如笠，既如盖，渐则披纷如鸡羽，故曰鸡；以其从土中出，故曰枞。”这对为什么叫“鸡枞”，说得比较明白。

鸡枞是一种真菌，又叫“鸡脚蘑菇”；在贵州一些地方，叫“伞把菇”。菌体硕大，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晒干和腌制的成品，可随时食用，若同食用植物油合炼，油香，鸡枞更香。清代《黔语》的作者吴振域说，在贵州安顺、威宁出产的鸡枞，可与云南出产的相比。他还引湖南张紫峴《九钺》诗：“翠笼飞擎驿骑遥，中貂与赐笑前朝。”说明熹宗嗜好“鸡枞菌”命驿驰以献。

鸡枞是由某些种类的地下土栖白蚁“培育”出来的。清代李宗昉《黔记》说，“鸡枞所在，下生白蚁，聚土如蜂房”，因而又叫“蚁夺”。这种白蚁生活

所需要的植物木质素和纤维素，要靠它后肠中的千千万万微生物，其中包括各种真菌分泌的酵素来消化，才成为白蚁的真正食物。鸡窠的孢子和菌丝，由白蚁的唾液、粪便和它接触过的木屑、杂草、土粒传播到“菌圃”（蚁窝）上，然后生长出鸡窠来。

羊桃藤。《黔游记》：“羊桃藤取汁胶巨石，他处断而胶处如故。山中造石梁者，常以之相续，恒数十丈，驾空以渡。所圯处辄非所胶处，或中断而两头乔然不坠，苗人以木板续之，行旅往来无恙。”清代田雯《黔书》也谈到培修甲秀楼“南堤”，“患其石之不固”，一个匠人持羊桃藤向他说，“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胶漆不啻也”。

羊桃，即中华猕猴桃。它一身都是宝：果实酸甜，富含维生素C，比一般水果和蔬菜高几倍到几十倍，加工制成果酱、果脯，并能酿酒；种子细小，形似芝麻，含干性油；叶具淀粉、蛋白质，用作饲料；花芳香、美丽，供香料原料；根入药，清热、利尿、散瘀止血；茎枝纤维是造纸的原料；茎皮和髓富含胶液，拌和粘土、砂、碎石、石灰和盐，可以铺设地坪、砌墙垣、修筑堤坝。据有关方面记载，河南一个公社的室内地坪，用羊桃藤胶液拌和粘土等铺成，至今历时三百年，仍然坚固完好，光亮美观。

羊桃藤的发现和利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前，《诗经·桧风》中有：“湿有萋楚，猗猗

其枝。”“菟楚”，即羊桃。《黔游记》中记载我省苗族人民用它来修建石桥，正在一个例证。

1979年10月13日

陈玉璧在遵义兴办蚕丝

陈玉璧兴办蚕丝的事，在郑子尹著、莫友芝注的《樗茧谱》中有记载。他是山东历城（今济南）人，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任贵州遵义太守。他看到黔北一带山上多青桐树，不能供建筑用材，本地人拿来烧炭，感到可惜，因为青桐树可以养蚕啊！他说：“这是青莱间有的树，我得到它可以富裕群众。”于是，不顾长途跋涉，派人到几千里外的山东历城购买山蚕种和雇请蚕师。由于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往返需要几个月，在回来的路上，蛹出了，没有成功。他没有中断，坚持搞下去，再次派人买蚕种、雇蚕师。这次虽说蛹没有出，但秋天太阳太大，成蚕不多；到烘种时，群众不熟悉火候，蚕未成茧就病死了，竟断种。他第三次又派人购蚕种，事事亲自斟酌，分析利弊，这次算放养成功了。除大力推广外，还雇请织师教群众缫丝织绸，有不周到的地方，他“口讲指画，虽风雨不倦”。到第二年秋天，会报民间所获蚕茧已达八百万。从此遵义一带有了山蚕丝，遵义丝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人民群众也富裕起来，“遵义视全黔为独饶”。陈玉璧虽是封建时代的官吏，但在兴办蚕丝这一点上，给群众却办了一件好事。

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国家干部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牧民”，而是为人民服务。从国家制度到世界观，我们与封建官吏都有根本的不同。到一个地方，建设好一个地方，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干部的头等重要任务。可以说，责无旁贷。陈玉璧尚能“日夕思所以利民，事无大小具举”，不怕失败，不辞辛劳，三次购买蚕种，兴办遵义的养蚕业，今天我们更应当胸怀群众，大大超过古人，做出千百倍的业绩。

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前人未有的事业。不仅为今天，也为明天。我们说，为子孙着想，不只是为他个人找一个惬意的工作，或觅一个舒适的栖身处所就罢了，那未免目光短浅，没有志气；我们也不仅仅办桑园，兴蚕丝，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根据“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客观存在，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发展畜牧业，是改变山区根本面貌的重大措施，是一项改天换地的事业。青山常在，绿水常流，气候宜人，雨水调和，花果满山，牛羊成群，五谷丰登，有一个现代化的美好的未来，这才是为子孙着想，为后代造福。“扬鞭催马迎新月，却趁清晨正早凉。”我们应当争分抢秒地加倍努力工作在新的征途上作出新的贡献。

1979年19月17日

寻 漏 沟 泉

《贵州通志》说，“圣泉，在治城西五里自山麓涌出，消长不一。”又叫“百盈泉”，或“漏沟泉”，一昼夜竟然涨百次，又落百次。明朝有人专门在泉中立石衡量水位。

这样一个奇泉，知道它所在地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一些游记上却不乏记载。清康熙年间陈鼎《黔游记》：“漏沟泉在会城西十余里黔灵西南山中”。说它宽不过一尺，一昼夜涨百次，落百次。又叫百刻泉、百盈泉和圣泉，味甘而冽。清人檀萃《黔囊》：“漏沟泉在贵阳城西”。又说山峦稠集，石径曲折，众山之间有一泉，清浅数尺，轻风徐来波鳞微动，白天晚上涨落百次。他记载的大致与陈鼎一样。

履坚《黔游指南》：“城西附廓，以黔灵山为最著，……山间清泉一泓，名曰‘圣泉’。《贵州通志》为漏沟”。这样看来，漏沟泉当是在贵阳黔灵山了。履坚游黔是亲临其地，对漏沟泉不是道听途说。他游黔的时间是在一九一五年，离现在六十多年。那么六十多年前，漏沟泉仍然存在并有涨缩现象。

为了弄清漏沟泉的所在和现今情况，一九八〇年六月，一个久雨放晴的下午，我来到黔灵后山群

众中进行访问。在菜土中一个摘菜的妇女告诉我“圣泉”离此不远，并热情地叫一男社员给我带路。翻过后山铁路，在火车北站旁边，往西南方，爬上一个坡，来到长满深绿浅翠松柏的两座山间。山间一塘清水，大约有三、四亩宽大，塘内漂浮着喂鱼的青草，波光潋滟，真是一个恬静幽美的地方。塘的西北边有一间看鱼的石墙小屋。给我带路的社员告诉我，圣泉就在石墙房旁边的塘里。塘水已经把它淹没了。

我问道：“什么时候修的塘？”他说：“一九六四年。”还告诉我塘边有座古庙，文化大革命期间拆掉了。我又问他：“修塘前泉水还冒不冒？”他说：“冒的。大概十五分钟一次，流几分钟就干了。”我仔细一算，果然不错，一天二十四小时，约涨落百次。这时来了一男一女背草喂鱼的社员。他们见我来看圣泉，都乐意地告诉我圣泉的情况。他们向我介绍塘边有块石碑，还有座石碑坊，虽被打断，仍然可以找到。那个割草的男社员说：“几年前有个老人，来找圣泉，说他住在外地，但早就知道这个名泉了，路过此地特来看看。”还说 he 听说庙宇拆了，十分惋惜。社员们看见我这个干部模样的人，竟提起建议来。说国家修建，他们愿意把塘改个地方。放干塘水，圣泉就出来了。那是个水凼，摆上石凳，石凳上安个铜钱，可看泉水的涨落。他们说的，正如古书上记载的一样。

1980年7月3日

船 石

谈起北京颐和园有名的石舫，联想到贵阳近郊的“船石”。目前知道“船石”的人已经不多，但在明清时期，它却负有盛名，也算得贵阳的名胜古迹之一。

据康熙《贵州通志》记载，船石“在城东二里许，牛渡河边”。牛渡河即今水口寺大桥附近下游。当年，这里没有桥梁，每至秋冬枯水季节，牧童横跨牛背涉水过河，因而得名。

水口寺（今水口寺小学所在地）的上游是南明河，下游是牛渡河。船石在大桥上游，仙人洞山麓，水口寺小学前。它是一块天然巨石，突起南明河中，离水面一丈多高，长五、六丈，宽丈余，象一只逆水行进的大船。南明河从上游奔腾而来，在这里遇到堤坝和岩石的阻挡，挣扎前进，浪涛汹涌，声震两岸。河水象离弦的箭，从石船两舷飞速流去。《黔语》说，“岸有大石如船”。《通志》说，“宛然桅舟野泊”。这一点也不过分。

船石附近，水光山色宜人。“秋雨平桥，春芜绕岸”，自来誉为吟赏佳境。多少骚人墨客，登上石船吟诗作赋。明末清初纂辑《贵州通志》的潘驷有《船石四首》：“凿石石船鬼斧工，翩然一櫂欲何之？”清代纂修《安顺府志》的诗人常安作了《石船赋》：